

The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

中国新诗库

八集

Edited By Zhou Liang Pei

Chang 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周良沛编序

长江文艺出版社

Zhou Liang Pei bian xu • Chang Jiang Wen Yi Chu ban She

The Treasury of Chinese New Poems

中国新诗库

八集

Edited By Zhou Liang Pei

Chang 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周良沛编序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诗库(八集)/周良沛编序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1326-9

I. 中…

II. 周…

III. 诗集—中国—现当代

责任编辑:邱祥凯 责任校对:常 薇

封面设计:石锦华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3.875 插页:3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420 行

ISBN 7-5354-1326-9/I·1085

定价:76.00 元(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新诗，转眼已有七十年的历史。

人会老，诗是不会老的，它没有衰老的时候，只有成长、成熟的过程。七十年的光荣，也有七十年的艰难、曲折。七十年的历史毕竟是七十年的新诗作品写就的，不是能够以论代史所能说明的。新诗运动必然要推出它的代表人物，尽管不可能每位诗人都能成为他所属时代的代表，但只要他的作品有一定影响，就总在代表诗的存在着的世界之一角。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要了解研究新诗，又不能不正视那些存在。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于是，既有开路先锋，也有来往过客。有大路四通八达，看轨迹而知路之所以有路。历史不会回头，过去的也不会只是过去。它们在过去的某一时空

中现出的特征与殊相，不会在历史江河的流逝中而无踪迹，而是在浪涛中时沉时浮，时隐时现，时扬时抑……文学史可以为它分期划代，分派论艺，然而，诗体本身的发展，又总是前后相关相联，嬗变承递着的。它的光荣和那痛苦的教训，为后来者继往开来，为无数寻找出路的山溪在东流的大江中找到流向。

历史，是无法否定的存在；诗史，是创造发展的历史。对它，予以科学的认识，既是我们的权利，又是我们的义务。

《中国新诗库》，力求是客观的，却不是客观主义的，对在新诗运动中有过不同影响的，不同风格流派的，现在又能搜集选编到作者一定数量作品的诗人，系统地介绍能说明这些诗人创作道路的作品。选出的作品，有可读性，或有研究及资料价值。在没有出现一部完整的新诗史前，读者完全可以和应该从系列“五四”后有代表性的新诗作品中读到一部可见，可感，可思，可悟的活的新诗史。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邱祥凯
石锦华

ISBN 7-5354-1326-9

I·1085 定价: 76.00 元

总 目

阿 垅卷	(1)
鲁 藜卷	(143)
曾 卓卷	(257)
邹荻帆卷	(387)
彭燕郊卷	(505)
郭小川卷	(621)
李白凤卷	(781)
穆 旦卷	(877)
公 木卷	(1033)
阮章竞卷	(1167)
袁水拍卷	(1263)

阿 垌 卷

目 录

卷 首	周良沛 (5)
我穿着军衣回来	(35)
答蝶之赠	(38)
宝 贵	(41)
哨	(42)
到战争里去啊!	(43)
纤 夫	(46)
读 信	(53)
谣 言	(55)
南 寄	(57)
读《吉河德先生传》半卷	(58)
犹 大	(62)
三 角	(64)
寂 寞	(66)
再生的日子	(68)
刀	(71)
窑 洞	(73)

写于悲愤的城	(75)
孤 岛	(77)
先 知	(79)
一粒麦子	(80)
云	(81)
叩 门	(82)
题 册	(83)
街 候	(84)
星	(85)
无 题	(86)
我不能够	(87)
对 岸	(88)
笑着吧,好的	(92)
无 题(又一章)	(96)
新郎答辞	(98)
悲 愤	(99)
悼 亡	(103)
孩子底梦	(139)
国庆日	(140)
冬 眠	(141)

卷 首

周良沛

阿 垅(1907.2—1967.3),原名陈守梅,又名文祥,出生在浙江杭州近郊的一个平民家庭。生前,他较多地以 S. M 和亦门的名字发表诗作,以亦门和阿垅的名字发表诗论和文学理论著作。另外,还用过师穆、圣木、圣门、方信、紫薇花藕、人仆、魏本仁、曾心艮、张怀瑞等笔名。1955 年起,由于陷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大错案中,到 1980 年 9 月对这一错案予以平反为止,他一直是被当作“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在各种批判、宣传的文字里,都是用“阿垅”这一名字,被钉在所谓的“历史的耻辱柱”上,因此,不论它是荆冠还是桂冠,在十字架上,不幸与光荣是无法找到它的分界线的,于是,在他众多的笔名里,包括分别用不同的笔名出版的作品,都只好、都应该定名为“阿垅”的作品选辑、再版。

他幼年生活在“五四”前后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年代里,可是却像不可能摆脱要负荷于“光耀门庭”、“读得书中书,方为人上人”的重担的儿子那样,去读四书五经。由于家庭困难,他过了十岁才进私塾,但也并不能在开卷之时就立竿见影地改善家庭的困境,反而因为失去他这辅助劳力而增加了经济压力,使他不久又辍学。然而,经书中虽然没有读来黄金屋,他却在开卷有益中被古诗所吸引,在他童心的天真里开始

寻求诗的世界之秘密，并为之勤奋地自学，开始写作旧体诗。此外常到茶馆听说书，到书场听评弹。

十五岁，他曾借他人的文凭考入高小。

1925年，他十八岁时，由亲戚送到杭州沈奎记绸庄当学徒。不能“学而优则仕”，父亲则退而求其次，望他“经商致富”。他一开始踏上社会，就背负着自身人生追求之外的重负，在学徒的奴隶生涯里去作苦涩的梦。1927年“四·一二”反动派血洗革命的刀枪声，引起南北的动荡，经济的萧条，绸庄在丝绸之乡也倒闭了。他失业了。

二十岁的阿垅，既陷入没有出路的苦闷，又产生走出家乡去寻求另一样生活的奇想。他没有学历，但多年的刻苦自学，使他那些文学细胞开始活跃起来，于是，他开始写些身处西子的湖光水色之中的咏景抒怀之作，用那个后来他再也不用的笔名“紫薇花藕”发表，无怪他后来也自嘲为那是“鸳鸯蝴蝶”派的东西。

说山水诗与人生无关而贬为“鸳鸯蝴蝶派”也未免苛刻了，甚至可以说，是诗人顾虑自己显得不“革命”的缘故。然而，那些东西，与他后来整个诗的人生相比，如果把它们也看作诗的话，怕也只能算作他对诗的误会吧。

能卖钱挣稿费的分行文字，虽然未必都是真正的文学，真正的诗；然而，它却可以卖钱，哪怕是点微薄的收入，也让他为之鼓舞和欣喜，因为，他由此可以寻到生活的出路再通往文学。所以，那就不是只图卖钱的文字。他既从这里开始了寻求文学的苦斗，而那些篇章又不能说明他的文学。

他积蓄这些收入，由此希望自己能独立生活走出家庭，走向可以任自己寻求诗的地方。当他郑重、庄严地向家长表述这

一志向时，却遭到反对和斥责。在那个时候，人们就认为，新文学不是“学而优则仕”的“学”，陷入其中，则往往是贫困、潦倒、不幸的预兆，是现存的家庭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叛逆。明朗、尖锐的矛盾，使他有次突然迅速攀上他家屋旁边的大树之顶，想以粉碎自己的决心，来粉碎力图压制他的家长封建权威和顽固意志。虽然类似的故事，叫疼爱儿子的父亲也痛苦地让步、妥协，然而，矛盾的阴影压在心头，使各自都痛苦。但他顽强地坚持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写旧体诗，写小品随笔，用稿费购书自学英语。

三年后，他真是依靠这么点点滴滴、勤勤俭俭积蓄起来的稿费，单人匹马的闯到上海，考进了前身是南洋公学的上海工业专科学校。这，除了为自己找到一个生活出路，同时，工业学校对于当时许多向往“工业救国”的爱国青年，也确实是有吸引力的，对于他，更可以激起许多诗的梦想。

但是，1931年早已布置就绪的日本关东军开始向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突然袭击，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1932年1月28日晚11时许，日本通知上海当局，勒令中国军队退出闸北。在通知到达前，日军已向中国军队的闸北驻地进攻，占领了天通庵车站，并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挑起了“一·二八”的“上海事变”，更是在阿垅的眼前爆发。其实，当阿垅一踏上陌生的上海，陌生的“租界”，就激腾了他原有的热血。眼下，十九路军受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蒋光鼐、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上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全市日商工厂工人罢工，各界人民组织反日救国会，参加运输队、救护队，支援前线的英勇斗争，叫阿垅恨手上的笔不是枪，不

能以血还血之愤怨无法消退。“工业救国”的美梦破灭了，工业学校毕业时，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正好在上海招考它的第十期学员，他报考并被录取，就到南京进了这个军校。

旧军队训练武装奴才的法西斯教育，使他对自己破灭了“工业救国”的幻想之后的又一次选择，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被编到一个支队里，参加以日本侵略者为假想敌的实战演习，虽然这是“演习”，还当“机密”，也是为国难当头，大敌当前的“演习”。然而，教官和军官们借“演习”之名，在苏州一带的美景美人中大肆游乐，骚扰百姓。他那本向假想敌进击的怒火，说是扑熄了也是扑熄了，说是加旺了也是加旺了。手上有枪，不能雪国耻，刀枪又有何用？这跟他过去恨手上的笔不是枪恰好又来个反复。

那时，在中国文坛，正是鲁迅的杂文时代。先生审视历史和现状，“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他将“被压迫者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而将“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帮闲们”的“‘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撕得粉碎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的韧性，挺直了大家的脊梁。从先生的笔，阿垅看到它可以成匕首、投枪。在他痛苦地挣扎，也无法挣脱旧世黑暗的魔影笼在心灵的厌恶和畏惧时，他从先生的著作得到力量。他，是吸了先生的奶水而成长的精神婴儿。

这位投笔从戎的诗人，又拿起了笔，以消解、抵制周围军阀、专制挤迫得他难以喘息的压力。1935年左右，他以S. M的笔名，发表了表现他此时的热情和痛苦而引起文坛注意的新体自由诗。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找到这部分诗。以他对诗的执著，为诗的强劲、勇猛，以及从他后来的文稿，看他提笔一发

而不可收的笔力，也可以肯定，他这个时候，一定写了数量也不可小视的作品。由于他只是个下级军官，在战争年代的军旅之中，自然散失了许多。然而，他自编的第一个诗集，也不知为什么，没有收进一首这个时候的作品，使后来对他的作品的研究者，留下一个很大的遗憾。

1937年，阿垅身为一个少尉排长，到了上海闸北前线，正是“一·二八”上海事变战火纷飞时他恨手中无枪投战于闸北的旧地。如果说留在军校，接受分配，生活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不得已的，那么，这次“从我们这边发射出去的子弹给我证明，中国真正抗战了”，却是他“最大的喜悦”。“一·二八”大家高唱的“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的英雄气概，仍常青在他的闸北阵地。不多久，敌机狂轰滥炸，炸弹的一块碎片打穿他的面颊，牙齿几乎全部打碎。但他说，“我在闸北所流的血，是我第一滴染红祖国土地的血”。在治伤的同时，也有幸脱离了他本来一刻也不想呆下去的旧军队。

耿庸在八十年代为阿垅写闸北之战的纪实文学《第一击》所写的《重版后记》道——

……1938年初，他辗转到了湖南衡山，在那里最初的几个月内写完了《第一击》中的另外几篇，还写作了包括不少政治诗在内的诗作品。1939年，他通过作家朋友，原在党的长江局担任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的吴奚如的关系，带着信仰和喜悦，克服各样的艰难，从他在湖南的所在迢迢地步行前往西安，然后到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吴奚如同志后来回忆说，他送阿垅到延安去，让阿垅化了

名,准备他在抗大学习之后再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回入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内部去为我们人民的革命事业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的是,他在湖南衡山认识了失业后在那里师范学校教国文的艾青。这时,艾青除了他的《大堰河》,又以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乞丐》、《手推车》、《向太阳》等一大批在他生活艰困却光辉了他一生的诗篇,震动了文坛。两位同辈诗人的成就是两个方面的,但是同样执著诗于一生,对他的执著,也是不会消逝的激励。同时,弹片留给他口腔的创伤,始终未能痊愈,装上的假牙也不和牙床吻合,也是一道阴影笼罩着他以后的生活。到延安几个月后,牙床发炎化脓而发高烧的时候,他还坚持参加当天课程中的野战演习。一个规定动作,要他奔袭飞跃,也是他到延安,在人生飞跃升腾的时候,他摔在的蒺藜丛刺破了眼球,使他在终生向往的延安只是这么一瞬而遗憾终生。组织上让他到西安治眼医牙。

这时,他已经通过宣称“工作在战争的怒火里罢,文艺作家不但能够从民众里面找到真正的理解者,同时还能够源源地发现从实际战斗里长成的新的同道伙友”的《七月》,认识了他钦佩在那个时候能始终张扬鲁迅精神的胡风。一向被人认为只会宣传“主观战斗精神”的胡风,这时劝告在写作长篇报告《南京》的阿垅,“希望你把握住现实主义的精神,不要被主观的激动弄得架空了”^①。虽然,这部作品当时曾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征文中获奖,同时,据说是“太真实了”而

^① 阿垅:《南京》后记,见《南京血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